

史

記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大將軍驃騎者平陽人也

正義曰漢書云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

家侯之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索

日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

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顛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生氏又以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爲父與母皆未明也

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

太子

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襄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爲

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批家及功臣表時或作蹕漢書作壽並文字殊缺故不同也

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若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

衛孺

皆謂昌漢
畫署謫

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

徐

曰步一少

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

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

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

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

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顏氏云

嘗從入至甘泉居室

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漢夫繫居室是也

有一

鉗徒

張晏曰甘泉相中徙所居也

青曰貴人也

至封侯青笑曰人

奴之生得母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乎

青壯爲侯家

騎從平陽王

建元二年春青姊子才得入宮幸上皇后

堂邑大長公主女也

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
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

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無子

妃云陳皇后武帝姑也大長公主聞衛子

曰

案晉書

云漢

章上林中宮名

號

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

其交騎郎公

孫敖與壯士

慕

取之以故得不死

據隱曰慕猶

也奉也

上聞乃

夫幸有身始之乃使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驛
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竟賚數日間累千
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

徐廣曰陳平
曾孫名掌他

上聞乃

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

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
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
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集騎青至龍
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數士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

得得脫歸皆得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

夫人有男

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

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

步騎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

明年匈奴入殺

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

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

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塞名在朔方之北

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

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

正義曰今復州也

以三千八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

正義曰桂建蓋出蕃語也

青校尉張次公有

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貢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貢之號蓋出蕃語也

功封爲岸頭侯

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縣名也。

天子

曰匈奴逆天理

亂人倫暴長孽老以盜鷄爲務行詐詔

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

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掠也。

故興師遣將

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獮狁至于太原

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羌者言逐出之也。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出車之詩也。

車騎將軍青突厥西河

正義曰即雲中郡之河云勝州東河也。

虜二千三百級車輜萬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

定河南北按榆谿舊塞

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

上郡之北有諸大山諸水出焉東

經榆林塞爲榆谿是榆谿舊塞也。

日絕渡也爲北河作榆溪也。

正義曰括志云沮北河在夏州界也。計蒲泥破符離晉灼

曰若

王號C來隱日斬輕銃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崔浩

云比寒名

執訊獲醜

正義曰訊問也

醜衆言執其

張晏曰伏於

於縣

執訊獲醜

得衆類

厥聽軍虛實

也

驅馬牛羊百有餘萬金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

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

徐廣曰交者太

守名也姓共也

入略鴈門

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二萬騎出

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

文穎曰文祖

爲彊

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俟張次公

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

兵

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

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

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一騎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也若裨將然音頌移反

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

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責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

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

天子曰大

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

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浪口義曰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

安侯青子登爲樊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頃

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
封臣青臣青子在繼保中正義曰據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漢小兒被也

夫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
士力戰之意也况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
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
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索隱曰顧秘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傳音附言教撫護諸軍每附節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

以千五百力封敖爲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爲號謂軍都尉合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

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臾○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之也書作寘渾

田真音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搏擊也

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

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頸侯騎將

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窮侯

徐廣曰竇宜作裔音匹孝云。索隱曰莘昭云縣輕車名或作害字林云大下卯與亢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

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

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

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輒侯以千三百戶封不

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

亦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

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

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今李廣爲後將軍左
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
日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
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
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擊匈奴誘之遂將其
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
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項張晏曰正軍
正也閭名也長史安正義曰律都軍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
長史安官史一人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討禪有周霸
故知儒生也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閼安曰不然兵法小敵

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
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
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
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不得當斬將以
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
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
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禁營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
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恐
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
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惟當時所在
入塞罷兵是
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少兒也年十八幸爲天子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索

計賤委音調搘大顏案荀況漢紀作票鵠票

與輕勇駒鵠勁疾之貌也票音類或反鵠音弋召反

票與輕勇駒

八百直乘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當小顏云計其所殺之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於是

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

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

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以謂籍

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生捕季父羅姑比

索隱曰案顏氏

弟產即大父之名

李父名小顏云比類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類也

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

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一千

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士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

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
方幸於上竈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
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

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妾壽大將軍

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間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
上乃拜竈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復大夏

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父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
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驃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

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

徐廣曰驃騎一作郎

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極匈奴有絕幕之勳始號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駕白

色一曰
髦尾

將萬騎出龍城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

榆烏數

漢書音義曰討逆漢索隱曰逆音速漢音小崔
漢王則是國名也

涉狐奴

晉灼曰水名也

歷五王國

轉言入歟憤憎者

弗取

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解
謂失策也劉氏云攝式涉反情之仇反冀獲單于

子

徐廣曰輕戰一作與

日過焉支山子有餘里合短兵殺折

蘭王

斬盧胡王

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
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斬師古云折

蘭匈奴

敗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

誅全甲

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猶具足不失

落執

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

天金人

如淳曰祭天爲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脣皆諸益封去病二千

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

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
將四十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
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
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亡以嘗斬賊爲
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
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
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
月氏本居燭龍連間餘水名也攻祁連山索隱曰小月氏
即天山也匈奴謂天山即祁連恐非也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
索隱曰酋音叶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揚武平蠻得以衆降者一千五百人

單于單桓酋涂王此文省也

斬首虜二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
十九人皆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
一
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領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
七一小云漢兵云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營爲是也
正義曰率音作
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
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邀漢王
正義曰速
音子余反
且王索隱曰且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
漢書作
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王
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古千騎將即匈奴之號也
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十人前行捕虜千
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爲從驃侯張晏曰從驃將軍有功因以
號爲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爲號○從
索隱曰索二人並匈奴人也

驃騎將軍捕呼于署主

索隱曰秦三字共爲王号

王子以下十一人

捕虜一千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

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

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

侯索隱曰秦漢表作侯明疑多是誤輝音晦也

合騎侯敖坐于官不與驃騎

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

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

然亦敢深入常與

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

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留

宋落不遇合也由

驃騎日以親

其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

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追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

索隱曰：未謂先於邊境，天候漢人言其故也。

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

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

票騎

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

票騎既

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

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

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時其衆渡河

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

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潔陰侯。

索隱曰：潔音他合反。累地理志縣名在平原。

封其裨王呼毒尼。文賴曰：胡王名爲下摩侯。鴻武爲烽渠侯。

日一云篇嘗○索隱曰漢書禦作离在音必二反又封

延後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禦渠封漢明至二

年又封齋庶其地俱屬魯陽未詳

所以正義曰禦渠表作順渠

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獨離也徐注与漢書功臣表

同此文云銅漢書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破羌萌

咸相奔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撓

匈

曰撓音敗譙反○索隱曰說文

撓音胡旦反

獲首虜八十餘級降異

國之士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卒咸

集服仍

其之勞矣及河塞

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庶

塞外並河諸郡之民憂患也

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龍

行小計

來卽十一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縣居頃之乃分徙

降者邊五郡故塞外

正義曰五郡謂關西北上郡朔方雲中雁門是故塞外又在北海之南

而皆在河南因其俗爲屬國

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

而屬於漢故言屬國此

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

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

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

索隱曰案幕即沙漠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留而下不去也

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

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

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

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

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
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
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爲
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
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
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
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孫吳
中法

曰有巾有蓋
之武剛車也

謂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

騎會日暮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
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

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
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辭詰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

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

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

遲明正義曰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音值遲者待也待天微明

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速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措黑也不得單于頗捕

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窯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得匈奴積

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

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

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

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驪跋自殺
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
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
自立爲單于索隱曰谷音詠
蠡音黎文音離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
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軍重與大將軍軍等
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
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旣還天子曰驃
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輩弱之士徐廣曰鴻一作
允期案應劭曰
力者降上有約輕齋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
索隱曰小瀨云
步謂步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步水
而破獲之傳書云步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耆婿

日士弱也。索隱曰案漢書名双。

斬獲旗鼓歷涉

憲曰比必耳反。索隱曰漢書名双。

濟弓閭

索隱曰包體弓音

射侯索隱曰山名歷度也。

濟弓閭

索隱曰包體弓音

獲屯頭王索隱曰山名歷度也。

濟弓閭

索隱曰包體弓音

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指。

索隱曰李奇云王號

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

胥山索隱曰正義曰積土爲壘於山上。

登臨翰海

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花浩云北

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舊志在沙漠北執鹵獲

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自率減什三取食於敵卓行

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連與卓同。

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驃騎

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驃騎將軍會與城

正義曰上音念

不失期從至擣余山索隱曰擣余音拂徒。

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

徐廣曰
一作蜀

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
一作蜀
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
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主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
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顙音芳韻又漢書專作專並音專小顙音之充反荀音九言反
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爲衆利侯
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姑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
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批平康子也
校尉自爲爵大庶長索隱曰宋自爲也軍吏卒爲官賞
澠其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
之出塞塞闕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

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

馬

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

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

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

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
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驃騎

將軍爲人少言不泄

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膽重

不泄其行

有氣敢任

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

天子嘗欲教之孫吳

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天子爲治第

令驃騎視之

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

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肖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齋

數十乘既遜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

不能自振而

驃騎尚穿域

蹠鞠徐廣曰穿地為
域○索隱曰

勒戲

以皮爲之中實以毛犧蹋爲戲也割向別錄云

勒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勒毛可蹠以毛

爲戲故云勒戲

勒音巨六反○正義曰按楚書有域

說篇即今之打獵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

材力也

若講武事多此類

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

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二年元

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

發屬國玄甲

正義曰屬國即上

分置遼五郡者也

玄甲鐵

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

案隱曰案

崔浩云夫

病破昆邪

於此山故令爲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

石茂陵東北與祁連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

有豎石前有石馬

謚之并武與廣

地曰景桓侯

蘇林曰

相對又有万人也

謚之并武與廣

地曰景桓侯

蘇林曰

七桓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曰酒○索隱曰宋景有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關

服遠是廣地之謚也以夫病平生有武藝及

黃魯地之功故云謚之詳武與廣地曰景相也

子檀代

侯索隱曰嫖，檀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

音市戰又嫖，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

歲元封元年嫖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

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

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
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爲烈

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
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
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也。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

公主

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

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

朱隱曰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

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二千三百戶

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

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

索隱曰案漢書云爲特將者十五人

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曾襲韓說

蘇武禪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

公孫賀賀義渠人

正義曰今豫州本義渠戎國地理志云此義渠道也

其先胡

種賀父渾邪涼帝時爲平曲侯

徐廣曰
隴西太守

坐法失侯賀

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
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

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鄧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

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

徐廣曰元

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

索隱曰沮音子餘反

二千餘里無功後

八歲

徐廣曰初二年

以太僕爲丞相封葛驛侯賀七爲將軍

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

主姁

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

爲平盧侯無後

將軍李息有郅支

服虔曰郅支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票反今夢

州弘化是六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湖朔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云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年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二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于余音餘又音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余又音二士卒多下

吏當斬詐死。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擊之，殺為平
虜。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俟。

將軍李沮

索隱曰音
祖王之祖

雲中人

正義曰今
嵐勝州也

事景帝武帝立

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

正義曰秦
州縣也

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

輕車將軍從太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

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
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
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

射景帝幸遊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
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云翕侯失軍當
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辛十七歲爲前
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
博望侯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
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先輩趙食其殺人也

索隱曰：縣名在馮翊治音
反又音丁外反御音謂○正義

官縣平漢後淮陽同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太將軍出定襄迷谷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驤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接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步祿勲掘蟲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鼎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大原廣武人以御見

正義曰以書侍郎
御見也

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

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

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

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

其四出以將軍

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

斬捕虜首十二萬餘級

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

正義曰河西謂龍右諸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

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敦煌等郡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户其校吏有功

為佐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江州人

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以江州按西河都今邠州

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入寄

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之後坐法失侯爲子瓃
都尉屯居延平

別軍趙破奴九原人正義曰勝州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

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力封爲從驃侯坐酎金

失侯後一歲爲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無功後二歲

徐廣曰元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

徐廣曰太初二年

年爲浚稽將軍將一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

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三年

天漢元年亡帰涉四年

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校雋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讀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母稱焉

索隱曰謂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

願將軍觀古名將

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

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上大夫招賢紕不肖者人主之病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索隱曰驃騎亦与音韻

意其爲將如此

索隱述前已

君子多變

貴賤何常

青本牧虧

忽擲戎行

如配烏桓

身尚平陽

管仲

毛遂

劉琨

再歸漢方

毛遂

劉琨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宋漢曰案薛縣舊魯之置菑

菑地志云故刺史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也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即刺史治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

季少時爲薛獄吏有挾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至極元年天子初即位招今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繫不合法上意上怒以爲不肖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

東漢書
菑川國傳

弘公卿人也

卷二 樾弘對爲第一

立麗澤爲博士是

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
益毀巴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
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僂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
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
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去
吏事而好縵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煮隱曰謂以能作亦
緣以爲二歲中徐廣曰云一歲文法如衣服之有內
飾也

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

後天子嘗說所言皆是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
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詆弘曰齊人多詆
而無情實始與匡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

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

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
以弘爲御史大夫。上遣通西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
二郡弘及諫以爲「中國」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
手乃復奏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
即日以弘之才非不精也一也以爲不可不敢
上耳。正義

東鄙。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蜀

卷之二上乃子之後贊曰弘位在三公奏承甚

多然爲布被此詆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

善者無過顛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

布被誠飾訴微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後擲

於君相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

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若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

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

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

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

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己丑封平津侯劉素漢書高成之

平津鄉也。索隱曰：漢書曰：漢與皆以列侯爲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侯六百五十戶爲平津侯丞相封也。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僂報其禍殺王，又偃徙

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

索隱曰：菜一肉。

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
索隱曰：案人臣宰相奉職不稱，忍鴻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在君主。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

卷之三
思子今見禮中庸篇
惠曰案此節出子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

久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洽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篤賢予祿徐廣曰篤一作舊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驚之貧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候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徇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

子報曰古有賞有功與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

索隱曰小

類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善若子善善

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惟籍之

病何恙不已

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星霜露寒涼之疾輕何

憂於病不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俟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

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

雜帛居數日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永相終

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御史丞相六歲半八十終

大司馬少子餘歲坐法失侯

漢書曰黃雲云坐下廷尉為成野令史成甫公車郎為成

大司馬少子餘歲坐法失侯

後漢書中
卷之六

三

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以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

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志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

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朱彞曰

陽少陰氣弱未全湏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

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閨車徒以順時氣新

不忘也且夫怒者逋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戰也

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易舉難得而制也

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

其地不足以立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之勝人殺之

非民父母也靡敵中國決心匈奴非長策也

索隱曰靡
音靡弊猶

胡算秦皇而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徐廣曰澤一依许慎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

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

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

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蟄芻輶粟文頴曰轉芻

穀就穀是也

起於東

睡徐廣曰睡在東萊音縱○索隱曰睡通端反生音縱其音同也琅邪負海之郡轉輸

北河卒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

紡績不足衣惟幕百姓糜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

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
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
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
威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
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
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夫秦常積衆橐亡數十萬人雖有獲軍殺將繫虜單于
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
府庫下敝民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
制非一出治行必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

夏殷周固辨程督禽獸焉之不屬爲人未一九

夏

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父則變生事苦則憲易乃使邊境之

民樂滋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

若章邯

文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

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

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毋務各一事

索隱曰樂音齒嚴本

姓莊者明帝壽後並改姓嚴也安徐樂曰臣聞天下之

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於士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士崩秦之末

世是也陳涉無子乘之尊又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

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易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小益之

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尾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尾解由是觀之天下誠亡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潛起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士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夏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世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

期使天下無士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
遂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
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惟悵之私俳優侏儒
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
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
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
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
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袞攝袂而揖王
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
陛下何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服乎哉嚴安

上書曰：「上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東其隆也刑
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
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
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由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
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
擊轂介胄生蟻蟲民無所告憇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解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
鑄以爲鍾虧索隱曰：虧音巨那氏本作鑄音巨那氏亦同也示不復用元元黎民
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

刑罰薄賦斂省縣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

隱索

日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爲下也

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必

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

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軟欲肆

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

鹽芻輶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署

南越憲曰案尉官也
他趙他也音從何

反署唯人性名雖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

韋昭曰監御史名祿

也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

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

禍已構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

十餘年一朝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百經於道樹死
者相望父秦皇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

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疎也不同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

索隱曰謂勝廣

齊景騎舉郢周市舉魏韓賾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

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

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旃時而皆勳不謀而俱起不約而

同會壤長地進

張舉曰壤生平也

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

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

略歲州

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歲音白比反又皮建
遇反歲州地名即古歲陌也音紓廢反

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燔燒也

議者美

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猶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糜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駁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鋤甲砥劍擣箭累弦轉輪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

服虔曰言所東在郡守土壤足以卑民制

索隱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東制其民也。林日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東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
矣八宗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若又公室卑削六卿

人成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人無窮也今
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
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
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二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
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他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
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同乃容人異或寫
史記相承闕脫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
○索隱曰慕音漢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
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
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
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
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

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
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
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
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
封二年始
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
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
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
事僕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貽遺累乎金人或誣僕曰
大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
以爲子兄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既日久矣且丈夫生不

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日按偃言吾日暮塗遠恐赴前塗不踰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因久得申當須急

暴行事以快意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出一暴者卒急也

以逐匈奴內少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之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

乃使人以王與姊姁事動王王以爲難不得脫罪恐效
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
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
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闥即使人上書告言主
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
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
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
弘爲御史大夫乃上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
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
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

收者唯獨洨孔車。徐廣曰孔車洨人也沛有洨縣
索隱曰以洨水名車人者又收葬

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

矣徐廣曰漢初至元二年八十年

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

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

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

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丁

元始詔後人爲此及班固所編以續卷後
索隱曰案廣則又非荀子先生所錄

蓋聞治國之

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者督任相齊相勸諸侯有九合
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掘於君故

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
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
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
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
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平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等臣身行儉約輕財重
義較然著明案隱曰較音角川也未有若效丞相平津侯公孫弘
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
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
從制沒韞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韞

衣服有常品

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羅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至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萬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小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林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

隱曰案蕭公孫等未遇爲時所輕

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

遠途羊豕之間曰遠

跡謂耕牧在於遠方也

索隱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

索隱曰案謂之理也

府庫充實而四

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

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洪始詔申公亦以蒲輪

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

者故礼有蒲璧蓋或

足跡以爲裝飾也

見王父而嘆息

索隱曰案上丈嚴安等上書上曰公

等安在何相見

之使者是也

羣臣慕嚮異人並出上式試於芻牧弘

羊擢於賈登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版築飯牛之明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

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上式推賢
則韓安國矣當時定法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
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
都落不閑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
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
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蓺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
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子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雖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身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蠹